史隨筆 圓

作史難讀史尤難作史者必采國史野乘家傳近紀兼及謠俗謏聞掌故口實凌雜米鹽近者數十年遠乃一二百年務欲纖悉不遺則正譌是非舛訛相蒙得其實者固已十無五六矣時移世異綿歷朝代至於千百年之久然後始得一良史如涑水公者出惠其簡編繁賾不得不删煩撮要裁約以成書則其所去就稽之乎太史氏班氏范氏以下諸子之說又不得百之一焉尚安能涇渭鉅細一合乎當時之斷案而無所遺恨耶此作史之為難也讀史者其生又晚耳目無所相接師說無所相承百家傳記彼此刺繆

猶訟者之無證憑者之去焉將安所考信哉寡情者滅裂而不存多愛者兼收而不擧才弱者買櫝而遺珠識膚者望洋而迷津道路舛命以至乎白紛出讀史者之爲尤難也余不倭無用於世顧以受命於天飢而食飽而嬉安居而費日爲深恥日取載籍遺文上下浸灌其君臣倫序之可法可戒權謀功利之或正或譎政教之係關乎治理風俗之殊別乎夷夏與夫事蹟之疇類者言行之表著者收羅摭拾咸取其菁華而間附以臆說致慨乎斯世亦尚論夷考之道也惟其家貧無書又年在桑榆憂患之所鑠疾病之

所耗精敝而識昏神疲而記短乃欲以百五十日之
間網羅前古紀傳故實強其所不足而爲其所尤難
蘄以成一家言多見其不自量也後之覽者庶幾憐
其志而恕其愚焉壬辰九月東州山人李敏求書

一卷凡一百三十五條　二卷凡一百三十七條
三卷凡一百三十六條　四卷凡一百四十二條
五卷凡一百四十條　六卷凡一百三十條
七卷凡一百二十九條　八卷凡一百二十四條

讀史隨筆卷之一

東州李敏求纂

自堯舜以前帝王號名亦無的據而史傳宓犧母華胥神農母女登軒轅母附寶昌意母螺祖顓頊母昌僕堯母慶都舜母握登禹母脩己無徵甚矣

○外史曰蚩尤銅鐵額按管子曰葛盧之山發黃金蚩尤用以爲鎧盖時人創見而以爲鐵額也

○瞽瞍常欲殺舜至頑也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宣王周之盛王也王子晋曰自我厲宣幽平貪天之禍至于今未弭史傳不可盡信

○外紀曰武乙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龜笑

傳曰紂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縣而射之與天爭彊宋世家曰王偃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按王偃殷肆也世濟其悪

○比干諫紂而剖心其婦刳胎自古遇禍之烈無如比干者然自後世論之王氏十六望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皆比干之後又孫氏一望亦比干後盖天之以佑輔善人蕃錫祚胤如此可以勸人為善不怠見天定之必勝矣

○衛文侯始朝周行人問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疆天子之號也遂更其名曰燬是時周室

衰微而有司惜名分猶如此

○趙宣子夢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卜之兆絶而好簡子疾七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甚樂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余思虞舜之勲將以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他日簡子出有野人致帝命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莫我嬴異日王數言夢吳廣納其女孟姚生子何即惠文王 宋徽宗夢遊月宮見藝祖與水德真君圍棊輸天下何趙氏之多妖夢也

○吳越蠻夷之下國也迸處洲渚之間閙五霸迭主夏盟竊慕其禰文之盛冀一得諸侯吳王夫差既臣越從海上攻齊召魯衛會于橐皐北會諸侯于黃池與晉人爭長欲霸中國以令周室越王句踐既滅吳北渡淮與齊魯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其意非必尊周也求騁進于諸夏也夫差在會聞越寇遂以亡國句踐至後世無疆與中國爭彊不已為楚所破越以分散務外好大之弊也

○春秋之際周室雖衰諸侯力政皆以尊獎王室夫差句踐雖僭王號北會諸侯欲襲五伯之跡唯楚子

熊繹篳輅啓山林吞併諸姬囂然有猾夏之心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以三子為王熊通謂隨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請王室尊吾號隨人以請周人不許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自立為武王莊王觀兵于周郊問鼎輕重王孫滿卻之靈王筮得天下不吉怒投龜詬天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蓋純乎蠻夷者也

○秦襄公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天子祭天地今秦雜戎翟之俗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按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蓋傷之也

○秦靈公八年始以君主妻河君主者猶言公主也

鄴人為河伯娶婦蓋濱河故俗然也

○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按蘇秦曰魏之武士三十萬言選士之多也蓋其材力人人信布矣

○楚宗室大臣攻吳起起走伏王尸令亂者并中王與蘇秦將死令車裂已以徇俱身死而仇報戰國策士共任術如此嚴遂刺韓傀并及哀侯傀之計亦然

○秦附庸也進而爲侯及其盛强僭爲王僭爲西帝加號爲皇帝衛侯爵也進而爲公及其衰弱貶號曰侯服屬三晉後再貶爲君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衰哉

○秦論輕罪爲鬼薪以給薪宗廟也西漢因之可謂貧矣後世有謂佛法爲鬼教而得罪者其曰鬼妻鬼馬出胡語

○客說魏太子申曰今勝齊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諾客曰彼勸太子戰欲啜汁者衆太子欲還不得矣進戰果敗按李密與王世充相持用裴仁基策欲按兵蓄力以承之諸

将誼然請戰者什八九密又從之遂敗李光弼收東京以賊鋒尚銳不欲輕進魚朝恩僕固懷恩屢言東都可取督光弼出師官軍大敗皆扭於啜汁之利也

○樗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晁錯爲太子家令太子家號爲智囊司馬懿閉門誅曹爽桓範薾行在懿曰智囊往矣慕容垂擊西燕曰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皆祖秦人語也

○樗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夏太后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有

萬家邑後百六十年宣帝元康中起杜陵古人前知豈有術歟

○白起受劒將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李廣問望氣王朔曰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按廣竟以軍後期自殺非但不封而已蒙恬將死曰我何罪于天良久曰起臨洮城塹萬餘里能無絶地脈哉此恬之罪也若恬可謂

不聽罪者

○樂毅奔趙趙王欲使毅圖燕毅曰使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况子孫乎其義烈動人而其族樂間自燕奔趙與廉頗為趙圖燕何自處濟也先毅與翟謀伐晉孟嘗君與諸侯共伐破齊即盟諸之罪人也

○黄歇上書秦王曰王莫若善楚秦楚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矣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大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然後危動
燕趙直搖齊楚四國不待痛而服矣蓋歇之計與目
前緩兵而其言即應侯遠交近攻之術也韓使水工
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中作而覺國曰臣為韓
延數年之命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使卒為之開中
益富饒盖秦所謂多錢善賈無所不利矣

○社者樹木以依神鼎者鑄金以為器非有情可運
以行或亡或淪皆人之為也夫以三代傳器至戰國
秦楚俱耽耽焉及秦滅六國并移其鐘簴而九鼎無所
見其為始皇所運而沒水似矣然武王定鼎于陝鄏

其移之也當由洛達河泝渭入秦而曰淪於泗水以避鞏險故歟

○天下之事所重無常在溺於水者惡乎重曰一壺重制犇牛者惡乎重曰尺箠重天下之事曷嘗有常不重夫趙國之與尺璧輕重不待說矣非唯趙國即藺相如一身死生亦豈徒尺璧之重哉秦貪暴之國也豈真以十五城餌趙而求璧哉秦之徵令於諸侯且十世矣加之千乘之魏而外梁入加之千乘之韓而宜陽入以積弱之趙而今年割五城明年割三城一使者朝暮出函谷取諸侯義人鐘鼓

魚鹽之地如取寄於人曰夜東向耽耽垂涎者維邯鄲名都耳臨朝而歎曰彼有和氏璧為其國鎮寶諸侯莫不聞其子我邪非唯趙國舉諸侯無敢愛土地抑火斬邪趙雖敝猶為有人國未可量也吾以是卜之也今果使相如蒲伏於章臺再拜獻之如戎夷之納責于帝庭秦之十五城既不可得將見相如之車未及出關而猛將利卒受辭于咸陽宮渡漳水臨邯鄲趙城所割當不啻十五而已倚柱一奮辭直氣壯秦之君臣駭然內懾陰謀狡計悉縮而中沮備享卒禮不敢輒加以虎狼之威歸朝報命璧則在是使造

父社稷安於泰山方是時趙氏存亡實係一璧之子奪顧不重歟及後澠池之會瑟與缶互爲秦趙之辟恹國勢寖敵謀此其犖犖大者魯仲連在圍城中駮言帝秦之不義秦師爲退五十里一介游士自欲蹈海爲之爲秦趙損益哉蓋戰國之人善於自治亦善於覘國客與主俱視輕重所在而爲之疆弱焉甫時風聲氣習亦然

○余讀秦紀至始皇賜文信侯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嗟夫天地之生久矣變故之作極矣楚之商臣宋元凶劭固天下之大惡也至於

始皇殺其父而不知不韋受誅於子而不敢言盖秦
屠劉生民翦滅六國有先自滅絶之道不韋儌幸鈎
奇潛畜簒國無長悪傳祚之理而實天下之大變也
余故作詩曰天下事無不有臣奸后夫畜婦君弑臣
子弑父山東外亡秦内亡不韋淫褻一杯酒冥冥相
纏糾天下事無不有
○秦之取六國非專以衆彊也以六國愚而秦人巧
也秦兵日夜出函谷囊括四海風馳而電擊宜若未
嘗有一敗衂也然長平之戰白起阬趙卒四十餘萬
可謂大勝矣然起之言曰秦雖勝於長平死者過半

國內空云則固未嘗全其勝矣信陵君率六國之師
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桓齮伐趙與
李牧戰於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是時趙垂亡矣
秦又興師抵鄴抵太原遇李牧而還觀此則秦人亦
屢敗衆彊之勢不專在於秦矣惟其六國愚而秦人
巧也趙用廉頗以勝則秦人以千金行間代以趙括
然後取勝魏用信陵君以勝則秦人以晉鄙客間之
使人代將兵然後取勝李牧不死則秦人無取勝之
道故多與郭開金令趙人捕殺之然後乃克邯鄲虜
趙王而秦始一天下矣愚者輸人巧者取人理勢固

然又誰咎焉

○嗚呼生民之禍至戰國之末而極矣秦之出兵攻伐六國無一歲休息而六國之自相攻擊亦未嘗止也勝敗之際士卒之屠夷者何限至以甲首貿金賞官進取與賭利非殺人無緣其斬首見於載籍者特一二耳赧王二十四年白起攻魏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五年白起敗趙斬首二萬四十一年穰侯伐魏斬首四萬四十二年穰侯與白起敗魏虜三將斬首十三萬又與趙戰沈卒二萬其後長平之戰斬首虜四十五萬五十九年將軍摎伐韓陽城負黍斬首

九萬始皇二年麃公伐卷斬首三萬十三年桓齮伐趙斬首十萬前後死者無慮百餘萬而六國之亡所殺又當倍之自剖判以來人物之不幸此時爲甚豈尤之禍不烈於此豈以封建之久形埒勢格爭欲畢極以至此歟實天地氣數之一大厄會也

○世皆以荊軻之刺秦王爲妄舉狂圖秪以促燕之亡而無損於秦雖靡軻激之秦其愛燕而不攻乎是時秦兵四出征伐關中空虛而王翦已滅邯鄲北進兵不已燕之亡特朝暮淹速耳使荊軻之事幸而得成大將擅兵於外而猝聞內變擾攘失措莫知所爲

討而士卒之心亂敵國乘之將奮士厲攄其十世之憤其勢百倍秦之將卒降北之不暇而秦之立王又必不得始皇之雄驁則秦之勢自蹙六國復振名伯之祀未可量也其後始皇之崩外無六國內無權臣而李斯趙高猶以上崩在外恐大臣諸公子有變秘之不發喪焉況匕首猝發關中內震禍亂之作豈有既哉至其攬覆不決擿柱無成則魯句踐所謂不講於刺劒之術真可惜也若軻之意將欲生劫秦王使反諸侯侵地則可謂踈矣

○始皇稱皇帝按皇者大也帝者天之一名也故上

古稱帝其後稱王周赧王二十七年秦王稱西帝遣
使立齊王為東帝則秦之僭而稱王進而稱帝亦久
矣至是議號羣臣乃去帝而稱秦皇豈猶謙帝而不
稱邪此云皇帝猶曰大帝也
○自古帝王皆以德禪虞夏之前尚矣殷周雖以征
伐代王猶以德之盛衰相繼非用力勝攻滅之也周
襄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此義也至始皇尊以
詐力虐滅天下之共主謂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
勝為水德取水滅火為義自是以後德運相禪之道
廢矣三統相承之義絕矣帝王大器務以力勝亂日

蓋滋民曰蓋困可謂不幸矣若漢之為土德其以秦為閏位而將繼周之火邪抑以代秦故為土德以勝水猶秦之代周邪

○國將亡必有妖孽先見其象類或發乎事物言語之閒唯明者察焉巨人十二夷狄服見于臨洮兵象也又其方也始皇不悟乃聚六國兵鑄以象之近置宮庭凡十二年而六國之兵起而亡秦何其徵而不爽也王莽得長人巨無霸宋徽宗謂佛為金狄卒著其應皆是物也

○始皇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武帝夜至

柏谷主人翁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宣帝鬬鷄走狗上下諸陵嘗困於蓮勺鹵中玄宗遊戲城南韋杜之間逐狡兎倦甚倦息樹下書生王琚延上至家酒饌霶霈時宣帝在側微玄宗在儲兩

○李斯前後三歎不能自克以至參夷始為小吏見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在所自處耳後為秦丞相置酒於家百官長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喟然而歎曰荀卿曰物禁大盛

斯乃上蔡布衣當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及始皇崩聽高邪謀詐立胡亥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其始誘於利中没於利卒乃慘於利其智非不足也以殉利故耳

○史以子嬰爲二世兄子按始皇以壬寅年生甲寅年即位辛卯年崩下距二世死僅三年其時子嬰已有二子可與謀殺高者且高言子嬰仁儉百姓皆戴其言以二世之無親子嬰地偪而有民譽必不得全史記李斯傳曰名始皇弟子嬰授之璽近是

○班固曰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户牖之間竟誅猾臣高死之後賓昏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纓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秦之積衰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責誼司馬遷以責一日之孫誤哉隋蕭皇后所謂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

○陳餘謂孔鮒曰秦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主子

其危哉子魚曰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若然則孔壁書乃子魚所藏壁中之藏不可以多則處處所藏當不止此而子魚持孔氏禮器徃歸陳涉爲其博士與涉同死書不得盡出惜哉

○秦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按越王世家及李牧傳有百金之士士固有價矣耳餘遭亂畏約無所表見其功業猷爲而各有定價如此不待泜水之戰而優劣判矣

○自陳勝首事自立爲張楚傑俊競起逐利苟得地尺寸輒自置爲侯王否則附益於所事以藉手僥功

豈復念已亡數十歲父君祖所事之宗國哉唯周市張良獨明此義市定魏地諸侯欲立市為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迎甯陵君咎於陳使五反乃立咎為魏王良說項梁韓公子横陽君成景賢立以為韓王君范增之勸立楚後欲因以立事非為義也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其立楚後又在范增之前矣

○楚子熊通自立為武王生而僭也楚懷王死而謚也又以號其孫心俚矣其後西楚霸王南越武帝此其僭矣也元鼎中東越王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襲趙佗之故也

○起事之始別立號稱以自表異者卒多無成宋義稱卿子冠軍則敗翟義稱柱天大將軍則敗劉演稱柱天都部則敗田戎稱掃地大將軍則敗盖由量小故有自大之意易溢而取敗若爾朱榮爲天柱大將軍侯景爲宇宙大將軍黃巢爲衝天大將軍紛紛甚多又不足道矣

○蒯通爲范陽令陳恢爲南陽守齮舍人兒爲外黃令游說釋難所見同皆出於戰國縱橫之術歟

○趙高使閻樂弑二世二世曰願得一郡爲王不許曰願爲萬戶侯又不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受

命於丞相誅足下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荀子所謂及
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焉者身死國亾為天下大
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昏亂縱欲古今一轍
○懷王封高帝為武安侯更始封光武為武信侯安
者一怒而安天下信者伸於萬衆之上天啓之矣
○項羽以沛公為漢王蕭何曰天有天漢美號也勸
王之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楚自熊氏絕後項羽為
西楚之霸王不終桓玄林士弘朱粲李希烈張邦昌皆
僭逆稱楚帝旋踵而亾凡羣盜稱楚王而敗者亦多
此偶然耳

○哀哉楚懷王也其立也項梁資之爲義以誅秦其死也高帝資之爲義以誅羽及天下已定未聞以百里之地爲義帝立後熊繹之祀遂絶惜哉

○燕昭王欲復齊讐則弔死問生以招賢者蕭何勸漢王就蜀曰養其民以致賢才所見略同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三代以後此義寥寥高帝本彌寬仁愛人趙兵之出不出初不繫於成敗大計而輕用人命彼頟類張耳亦何辜哉寬仁愛人者固如是乎聖王不作生人之不幸甚矣

○始成安君與李左車講策於帷幄之內一然一否

非不密也而韓信未至井陘口已得諜聞不啻屬垣之耳可謂善於覘國矣知成安之蹤則其自為也宜密使無間之可入也方楚漢相爭間刺交行而晨朝一騎自稱漢使則軍門都尉以下無一人誰何使大將之卧内可入印符可奪嗚呼其疎哉故為將當以脩侯為法

○漢王數羽十罪負約王我於巴蜀為第一罪陰殺義帝江南為第九罪見為義帝發喪為假而非真何以服羽之心也其志乃曰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為第十罪總諸罪而別標一案又

是役說

○戰爭八年生類糜爛幾盡今楚食盡助少乃肯解而東歸殆天亡也漢王爲守小信縱敵遺患使羽收合餘勇再振於梁楚之郊則天下之亂難以歲月數而生靈之禍當無有止息矣程子以儒者責子房盖以正誼而已

○項羽始出垓下欲東渡烏江而亭長檥船以待則不渡也羽嘗弒義帝於江中矣及其摧敗運盡理極黥布而畔周殷而畔田父又從而紿之舉天下無一人可信者安知亭長之不爲變於舟中如義帝之江

中也於是羽之死計始決亦天道然耳
○蕭何治宮室壯麗曰無令後世有以加也然武
帝營立不息度爲千門萬户令海内虛耗蕭何之言
濫於是矣
○建信侯前後建四大計曰都關中也曰禦匈奴也
曰徙豪傑也曰以公主和親也凡四大計和親最早
盖匈奴最疆則我之所以待之也最難故其計如此
天下初定國疲於兵誠不可以武取勝則舍和親無
它計矣唯不當以公主結和親貽中國之耻啓後日
之患也歲致金繒亦足以中慾而款兵趙宋之百年

無事何嘗以公主廢和哉
○滎陽破御史大夫周苛罵項羽死太子將廢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不奉詔爲趙相抗呂后不送趙王終以恨死周氏兄弟抗厲守正
○周昌旣出相趙上弄御史大夫印曰無以易堯乃以趙堯代昌史言其巧詐進取之速而竟以是取呂后之怒掇禍抵罪爲在其智也若周昌則諫易太子逆高帝守趙王不送呂后帝則欣然而笑后不過召至長安而已故以巧取幸不如以正自全
○天下已定敵國之患已盡而高帝老太子弱當時

之虞在於彊諸侯王而已高祖呂后之心何嘗一日而忘韓信也至是而信無可全之道矣上心所在下之應之猶懸金而貿首況呂氏為之內主哉不然則與上信幸之臣一朝辭訣之際遽發逆亂之謀握手提耳之言令舍人弟得以聞知似無近理且信幸而得成反計陳豨為之佐果愈於高帝之信幸邪其後呂后令彭越舍人告越復謀叛夷三族亦猶是也史氏記幽闇隱密之言多以意會起似傳信如李園妹勸春申君納已於楚王生子立為王誰得以聞之韓信舍人之聞信密語亦無證之辭故并及園妹之說

○高帝過沛置酒自為歌起舞慷慨老至氣衰樂極而悲泣下傷懷至曰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盖盛衰相乘死端見矣

○凡人性情之發各有偏而不可改者高祖至暴抗也慢侮善罵乃其病痛故陳平曰陛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頑鈍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云則以善罵之故而失士也固多矣唯其善罵也以四老人之高絜則隱以貔豹之忿厲則畔屈於酈生懟於陸賈愧於隋何悔於劉敬皆以罵也一發於韓信而幾失事機賴良平之說僅弭其變再發於張敖而構貫高

之誅其危也亦甚矣臨陣親罵黥布以致流矢之變及其臨終延良醫入見則又慢罵之不使治疾可矣何至罵乎殆發於性情不可改者也

○張子房豈不深於道哉爲漢王帷幄臣凡所指陳動關成敗而未嘗先事發口必待臨急咨訪然後乃言故言無不入事無不成從入關稱病甚杜門不出蓋得於老氏者也子辟彊常稱病不肯仕宦不過六百石輒免亦出於家訓其子孫自東漢流而爲方技張道陵之後世奉天師道喫菜事魔乃道家所羞

○禮儀志西漢始有上陵禮至東都儀文愈備云按

孔子沒魯人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漢高祖為信陵君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祀公子其曰古不除墓恐不然或曰秦始皇始制上陵儀

○韓信初見漢王即曰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韓王信從入漢中說王曰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兩韓信所見同

○太史公魏豹彭越贊曰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雲蒸龍變欲有所會故幽囚而不死季布贊曰彼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不足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

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以喻已幽於縲絏身毀不用
而不能自引決盖為卒成漢史耳
○漢惠帝以九月辛丑葬太子乃即位文帝以六月
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不用柩前即位之
禮且文帝崩纔七日葬渴葬甚矣遺詔曰纖七日釋
服即葬日也
○趙王如意為呂后所酖國除徙淮陽王友王趙為
其后呂氏所譖餓死長安邸徙梁王恢為趙王憤其
后呂氏殺愛姬自殺國除呂后欲徙代王王趙代王
辭乃以呂祿為趙王盖邯鄲名都也為呂氏所耽耽

代王之辭其知幾哉

○史言朱虛侯劉章作耕田歌以軍法斬呂氏亡酒者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彊章不能以術自晦待時集事顧乃犯忌輕發令諸呂側目其得免幸耳嗚呼危哉

○陸賈為陳丞相謀丞相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漢相家富足財如此後世人主之賜大功臣亦不能及此

○呂后封樊噲妻呂嬃為臨光侯婦人封侯始此封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宦官封侯始此

○始齊王謂鄒生爲賣己至誅呂產天下以酈寄爲賣友

○灌嬰聞魏勃教齊王起兵召勃責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退立股戰而栗嬰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此魏勃僞怖却瞞過灌嬰

○朱虛侯欲奪節而謁者不肯霍光欲奪璽而符璽郎不予非張釋之諭告則執戟者不肯去非太尉之往諭則持戟者不揞兵孰謂西漢無節義哉

○將立齊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亂功臣齊王舅駟四鈞虎而冠代王太后家薄氏謹良及皇后竇氏

立絳灌等又曰吾屬不死命乃縣此兩人為長君廣
國置賢師傅漢初功臣大抵皆為身謀非為國家計
也故程子論周勃曰此輩蓋為身謀
○漢文帝嘉言善政屢書本紀除關不用傳即開市
譏而不征也令諸侯弛山澤即澤梁無禁也却千里
馬即旅獒之戒也除誹謗妖言之律即官刑之儆也
親耕勸農除田租即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也帝好黄
老言不喜儒術且爾時伏生始傳尚書古文不出而
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始福繇德興百官之邪皆由
朕躬即湯誥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

脩萬方其言政教與三代盛王闇合天資儘高

○誅諸呂功皆出朱虛侯太尉勃不如也文帝抑其賞二郡之封乃在二年之後而二郡本齊地非漢有也以文帝長者而襲前轍至此城陽思則恨而死濟北狠則起而叛其累盛德大矣有司請建太子帝三遜乃許於是見任術而不誠矣

○漢諸帝初立作壽陵又豫作廟文帝曰顧成景帝曰德陽武帝曰龍淵昭帝曰徘徊宣帝曰樂遊元帝曰長壽成帝曰陽池按長壽乃王莽爲元后作廟名曰長壽宮

○賈誼前後論諸侯王每爲大變在呼吸之頃其後
七國及淮南諸王莫不皆驗而以徙梁王大其封略
卒抗吳楚策行爲承嗣其曰萬世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不得爲仁時文帝春秋方盛太后老安得不祥之
言文帝崩後果如所料乃人所不言亦人所不敢言
爲後世則難免觸犯之誅矣
○新垣平曰周鼎亡在泗水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
復出文帝治廟汾陰欲祠出鼎至武帝時汾陰巫錦
祠后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遂尊寶鼎至以冠
元夫以文帝玄穆惑於方士欲祠出鼎武帝多慾好

孥為巫錦所歎無忌怪者彼巫錦知文帝祠畤緣歸為蕪人主作事豈後可不慎歟明帝時王洛山出寶畤詔曰政化多僻何以致茲畤象三公公卿奉職其賜三公帛五十匹卓矣

○張蒼本蓀柱下御史以客從沛公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王陵陵死蒼為丞相洗沐常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古人重報德如此蒼年百餘歲孝景前五年乃卒

○先儒譏景帝短喪薄於君親盖文帝遺制初無嗣

君短喪之文其謂不在令中者比類從事云者指禮節間薄物細故而非父子通喪之謂焉則景帝無所辭其責矣然滕文公將行三年喪則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惠帝之最出射獵日飲爲淫樂亦在即位之元年人君之不行三年喪蓋已久矣短喪之制非景帝所創爲如景帝不足深責以武帝表章六經志復三代大儒董仲舒輩亦無以爲言者流俗之失可勝歎哉厥後數千年唯晉武帝魏孝文帝周武帝宋孝宗四君者行三年喪亦太寥寥矣

○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淮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屬平臺三十里按太康地里記孝王築睢陽城鼓倡節杵而後和之今樂歌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然孝王顧賜容車之地築甬道自睢陽至長樂宮恐不可信

○始建請削吳者晁錯也聽錯罰削吳者景帝也一朝反書聞上下失圖錯則請以徐僮地予吳帝則誅錯以謝吳諸侯豈不益輕漢

○栗太子廢為臨江王用宮垣事下獄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出史記哀帝母丁姬王莽發掘

削棺燕數萬銜土投穿中出漢書昭明太子埋木鵞
毋丁貴嬪家致武帝疑懟懼傾隕羣燕數萬銜土積
墳上出南史以上燕異皆正史所傳亦可恠矣
○年號之起自元封其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五
元并有司追命之也按自文景世已有後元中元更
年改元端見於此其年號之漸乎武帝每六年一改
元史記不言所以至王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
紀六年一改元布告天下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武
帝之六年改元亦當以此盖以號紀年繁事考据創
制之善者君貞觀帝終始用一元未嘗更改又善之

善者大明列帝惟天順復辟改元外皆用一元
○南越王趙佗以武帝元狩四年卒年九十一同時烏孫昆莫亦年近百歲其後拓跋力徽年一百四高句麗王宮年一百十九璉一百餘鮮卑禿髮推斤年一百十吐谷渾夸呂在位百年夷狄質孚樹惇享用未醲故多壽考
○霍山愬丞相魏相曰丞相擅減宗廟鼃魚可以此罪之東方朔諫起上林苑曰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鼃魚自漢時已登食品非但江左比之今僕
○河間王德大雅不羣好古脩學實有帝王盛節司

馬公言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若遵大義而屬重器則帝王之治復還天不欲禮樂復興邪抑斯人之不幸邪其致慨於世道深矣然獻王以元光五年薨謚令得位終亦爲斯人之不幸也東漢東海恭王彊亦天資恭謹卻勝明帝使無黜退當不爲刻迫之政矣然恭王亦以永平元年薨蓋有德而無祿者歟

○爰叔爲董偃畫計令太主獻長門園更名長門宮蓋偃之貴寵在陳后未廢時及后既廢所居宮即太主舊園也其後董君之寵日衰亦以后廢故耳

○三輔黃圖曰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宦者

署因以名門按武帝初年公孫弘待詔金馬門此時何嘗得宛馬邪有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獻之立于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此說近是

○三國志夫余傳元魏時夫余庫有玉璧珪瓚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曰濊王之印按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以東七郡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今不耐其種也樂浪東部治不耐縣云今春川即濊都江陵即貊都單單大嶺東西即今關東西也初東夷濊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以為蒼海郡此雖并關東西男女人口而言以今凋敝是

丁甚少可見古今生聚繁寡之懸殊耳

○主父偃諫伐匈奴謂秦使蒙恬辟地千里發天下男丁以守北河蓋天下始畔固確論也及其見用乃言河南地肥饒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其言如出二人且公孫弘請罷朔方始爲正論而上令朱買臣難之則輒詘服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以弘之辯豈無一言可敵十難皆鄙夫附會時君非爲國家大計也

○武帝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

訓乃以為太常禮賜如三公至元帝世其從孫霸以
尚書授帝及即位賜號褒成君上欲致相位霸謙退
不好權勢讓位自陳上深知至誠乃不用可謂世濟
其美其以子光乃持祿附勢早伏於董賢依阿於新
莽遂為賣國之罪人悲夫按臧之父孔藂即孔鮒弟
子文之子為高祖功臣封蓼侯高紀所謂孔將軍居
左者即此人王世貞以彊記名世而曰孔氏七葉單
傳未知高紀所謂孔將軍何人也豈未之考邪紓歎
○叅丞相史從來殿內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
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為儒者

特聽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投廁子即溺冠漢時語曰仕官不止執廁子盖嘲之也官至侍中世皆歆艷唾壺之去廁子亦幾何矣習俗移人人鮮自重進取之士為上所賤宜矣以執廁子為榮則溲溺儒冠非大辱矣

○官無尊卑近君者有權其勢然矣侍中僕射乃秦時殿中舊御之官後世為人臣極品當以近君有權由狎而致崇也伯冏之命盡之矣

○史言丞相封侯自弘始盖言弘之得君也然前此丞相皆用列侯非由是選也雖宏才碩徳無以應夢

卜之求漢初立相之制亦太徧矣至胡元則皆用虜
人矣
○西京雜記平津侯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
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
曰接士館以待國士觀此則弘雖有意忌飾詐之誚
亦是為漢名臣而武帝之興造功業弘之補助必多
矣其後東閣廢而為丞相夫人奴婢所居元后下詔
三公表章公孫弘德義徵其後裔賜爵以厲當世有
以也夫
○霍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

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
憂勞天下以自忘虧膳貶樂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不敢越職
而言顧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援景帝以大行請立
皇后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武帝羣臣懲
是而不敢言去病以封疆之臣越職上請汰矣然文
辭溫雅可觀且武帝謙讓再三辭采爛然蓋近古云
○伍被多引漢義武帝初欲勿誅按被自告與淮南
王謀反蹤跡如此事露譬言苟冀脫死烏得免漢法
張湯據法請誅是司馬遷乃以咎湯非公言也

○甚矣武帝之蔽也妖星見則謂天報徳星歲旱乾則謂天旱乾封泰山有雲氣則還坐受賀祠壇列火則云祠夜有光若老父之牽狗城上之如雉嵩高之呼萬歲山下之大人跡舉將以欺天乎抑自欺乎聞黄帝登仙則曰誠得如黄帝視去妻子如脫屣耳聞黄帝葬衣冠則曰吾升天後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為方士者固已竊笑之矣

○右渠太子疑左將軍詐殺遂不渡浿水即鴨綠江臣瓚曰王險在浿水之東亦指鴨綠也樓船將軍先至王險右渠知樓船軍少出城擊樓船樓船坐兵至

列口先縱失亡多列口乃海口唐書須水至增池縣入海即今甑山自我國航海朝京者由甑山發船

○班固贊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孔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按淮南子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殘形之尸君子之國蓋指我國也唐武德初新羅入貢高祖以為新羅古稱君子之國前代所未嘗至欲待以不臣之禮溫彥博諫而止其曰殘刑之尸豈以砮磨剉燒之刑實西域治獄之法故云耶蓋西域乃司刑之方也

○漢武之於煬帝儗非其倫然酒池肉林夸示外國

容徧觀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漢武有甚焉盖漢武劉焉煬帝效之者也

○韓安國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於財然所推賢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慕之鄭當時每朝候上間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誠有味其言之也嘗引以為賢於己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按二人務以人事君有大臣之度

○太史公書其不足於武帝者多矣至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

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其指意已可見而至封禪酷吏平準亦太章矣書成猶不敢顯諸通邑大都欲藏之名山其慮患深矣然竟不免宣帝之誅而王允謂為謗書書何可易言

○白公敗亡走山中自殺厲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人謂主夫偃太橫矣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吾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其人以利貿死亦何所不至

○后稷棄之寒冰鳥覆翼之聖賢之生固當有異鳥

孫昆莫始生匈奴殺其父棄昆莫于野烏嗛肉飛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收長之突厥為隣部所破有兒年十歲刖足断臂棄澤中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交生十男其一為阿史那部彼雖戎狄其後將蕃故有此異

○國家將亂必有妖孽以類見象金狄見臨洮而天下兵起秦以之亡男子帶劍入龍華門而巫蠱事起戾太子以敗漢末女子陳持弓入省内陳王氏之宗也持弓戎害也王莽卒奸天位凡事未形而兆先現皆此類也

○巫蠱事發戾太子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謂太子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奸詐上存亡未可知太子不念扶蘇事邪按德乃石慶之子慶人父子間乃為此計石氏孝謹安在

○齊王欲發兵誅諸吕詐琅邪王劉澤至臨淄悉發琅邪兵澤既見欺說齊王跳之長安與大臣共立代王為帝以功封燕王燕王旦與齊孝王孫劉澤結謀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澤謀歸臨淄發兵事覺伏誅兩劉澤逆順不同禍福自别

○符節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故廢之家公孫氏復興漢家承堯之緒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以袄言惑衆誅其不坐大逆幸矣

○王吉諫昌邑王曰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趍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即脩鍊家妙道要言

○霍光以龜兹殺校尉賴丹遣常惠便宜發兵責其王王謝曰先王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送姑翼惠斬之而還唐太宗以高昌辭慢遣侯君集討之其

王智盛致書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惟尚書憐察君集以不肯出降遂滅之太宗以為州縣漢以義征唐以利取

○昭帝以四月癸未崩昌邑王以六月丙寅入立漢之無君四十四日其後昌邑以癸巳廢至七月始議所立宣帝以庚申入未央宮即位漢之無君又二十八日霍光前後持國攝政七十餘日中外帖然可謂難矣抑昌邑自外入天位久曠事勢則然及其旣廢光之會丞相議所立乃在數十日之外何哉人臣而契於君求免得乎

○宣帝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皆勿治本人情而教民孝也又詔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蓋以天下之惡莫大於誣告其慮遠矣

○呼韓邪單于議降漢諸大臣曰匈奴之俗上氣力而下服從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奈何亂古之制臣事於漢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其言倔彊能抗衡中國者以此

○褚少孫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長不短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

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會于旗亭下為臣言
豈不偉哉按少孫之言野哉不足述博陸侯久顓大
權時人為之傳會讖言參夷之禍焉得免乎
○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少白以弟舜監護太子家太
子太傅疏廣曰國儲副君師傅必於英俊今使舜護
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宣帝善之光
武問群臣誰可傅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
張佚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
陰侯可為天下則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即拜佚
太子太傅兩漢為太子置傅俱得正人

○漢之賢相必以魏丙並稱吉厚德長者相非其比也始相爲霍光所薄下廷尉及光薨相因許氏入其說已非正道言霍氏驕奢請損奪其權破散陰謀無異飛章上變禹山之謀相激之也後爲御史大夫譏毀韋賢黜相已代其處亦纖巧矣

○宣帝時宋疇議鳳皇下彭城不至京師不足美坐貶官張敞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無盜廉貪貞淫之行以僞先天下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時君相慕祥瑞崇虛僞安得任德教

○趙充國奏一馬自負三十日粮爲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漢世升合斗斛其小如此諸葛公日所噉食不至數升可知其少也

○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兵誅郅支單于功亦奇矣匡衡曰如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危徼幸劉向曰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二說相矛盾按樓蘭王數反覆傅介子誘入帳中令壯士刺之封義陽侯莎車王殺漢使者馮奉世發諸國兵討之賜爵關內侯此矯制而有功者烏孫狂王與公主不和漢使魏和意任昌謀置酒拔劍擊之狂王傷上馬馳去檻車徵和意昌棄市西域長史趙評病死後長史王敬聽于闐王行毒

設供具請于闐王斬之于闐將輸輳等會兵殺敬此擅命而生事者事成則失信外夷不成則為國招難

○爲孫昆彌死公主上言年老思顧得賜骸骨葬漢地元帝閔而迎之待以公主之制寧國公主回紇可汗死以無子得歸京師石雄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詔百官迎謁章敬寺公主詣光順門脫簪珥謝和蕃無狀按漢唐公主出降外番生還故國只三人

○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劉輔言人婢不可以為主谷永言當得繼嗣於微賤王章言羌胡盪腸谷永言毋避嘗字其言不同如此欲令帝何所據用

○谷永奏對略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失道妄行逆天暴地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終不覺悟惡洽變備更不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標季三難異科雜焉同會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內則有深宮後庭驕臣悍妾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象宗社之至危其言豈不痛切獨不言外戚簒奪

之漸不得為直

○趙簡子授二子伯魯無恤簡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以無恤為材而立之成帝時中山王定陶王來朝定陶王誦詩通習能說中山王誦尚書廢成帝賢定陶王遂定為漢嗣其尚賢立嗣同然無恤興趙宗哀帝顛漢業

○成帝議立太子翟方進等皆以定陶王帝弟之子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引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親弟宜為嗣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不

從孔光豈自以殺人故攝殺禮歟

○成帝時甘忠可詐造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以教夏賀良等帝用賀良言改元太初號曰陳聖劉太平天子刻漏以百二十為度月餘下獄誅死其曰陳者謂虞舜之後當立也與王莽所籍而緊顧者及其居攝即真刻漏乃以百二十為度當以賀良之說為符應前徵耳讖緯之學無益於國家而適啓奸人窺覬之端隋氏禁絶其書是矣且張角之太平道豈亦出於忠可歟

○耿育上疏曰孝成皇帝自知継嗣不以時立念求

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知陛下有賢聖之德懐獨見之明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遠聞百蠻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後之意也可謂巧於餙說也

○高帝知人善任使至曾孫武帝亦然尚矣大抵漢世公卿亦多善知人非後世可及蕭何夏侯嬰知韓信魏無知知陳平選能治劇者則丞相薦襲遂舉徙

絶域則韓增薦馮奉世治京邑則舉王尊治河則舉王延世誅夜郎則舉金城司馬陳立討蘇令則舉蓋屋令尹逢皆收其效卓然茂著按之而往如用器之適宜大臣知人每每如此立功立事豈不易易哉

○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示丁傅子弟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丹由是得罪鄭弘奏竇憲黨楊光貪殘吏以告光憲奏弘漏泄密事帝收弘印綬陽城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以告延齡先詰上自解城由是左遷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也

○傾危之士必為慷慨之言務動人聽而禍發幾著往往自及者多矣應高曰吳王棄軀以除患害遑夫曰斷頭穴胷何知程李朱博曰惟有死耳皆如其言吁可畏哉秦始皇稱二世三世亦讖發於口邪

○漢末三公乎當不受侯印彭宣見幾乞退皆可謂高蹈矣乎當言不起以為子孫有味其言也至其子晏乃為莽三公可謂忝厥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李尋以為鼓妖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

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朱博為人彊毅多權略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不聽未幾博有罪自殺按尋與雄小臣也作言大臣之咎無少隱諱亦後世所罕有

○西京之末謟佞成風王莽不受新野田何預於吏民而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將立孝平后太后詔勿采王氏女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咸言今當立后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毋世道至此安得不啓大盜之心噫

〇王莽模擬三代矯誣天人至作符命班海內極矣遣平憲持金幣誘西羌願爲內臣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蚕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上下相蒙公爲虛妄所可誑耀者惟太皇太后一人而已

〇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予我王莽曰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又曰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與稱玄元皇帝七十二代孫者何異

○新莽簒盜亞海茅靡諸劉厥角恐後唯安衆侯崇首倡義擧不旋踵而敗繼而翟義與嚴鄉侯信武平侯璜聲罪起兵死國埋名徐鄉侯快結黨數千人未幾敗死彼雖擧事無成諸劉差足吐氣如陳正理所云靑門之外有死不能烈烈俱有生氣若安衆侯族父嘉詣闕自歸罪狀劉崇願父子兄弟負籠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徐鄉侯兄殷閉城門自繫獄莽封嘉爲率禮侯益其國滿萬户使其人粗具人心豈不泚汗曾犬豕之不若矣張充等六人謀刼莽立楚王發覺誅死其計疎矣鉅鹿男子馬適求同謀數千人梶

望男子趙朋霍鴻衆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後雖破滅豈不爲鄧瞱于匡之嚆矢也

○長安男子武仲遜立國將軍孫建車自稱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其後邯鄲卜者王郎亦稱成帝子子輿起兵而敗盖燕啄之餘民間或有異説故二人俱祖成方遂故智亦見人心之思漢

讀史隨筆卷之一

讀史隨筆卷之二

東州李敏求纂

○始皇末使者行華陰道中有人持璧與使者曰爲我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祖龍始皇也王莽時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中百姓奔走往觀者萬數蓋莽自謂黃帝之後色尚黃

○莽博募有奇技可攻匈奴者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其上下相冒以謬妄如此

○王莽末盜賊群起翼平連率田況所向克捷莽畏

悪況徽詣長安齎地遂敗煬帝末盗賊遍天下太僕
卿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虞世基同小竊雖多
不足為慮義臣擁兵不少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
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遂復盛彝與煬敗亡同道
○夙夜連率韓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
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轅車不能
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接夙夜即不休
齎地也昭如似是東海地名豈長狄僑如之後邪
○范升奏記王邑曰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
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

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動與時戾事與道悖後出益可雖晚發愈可懼如此則胡貊守關而青徐之寇在帷帳矣升有一言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按升言誠痛切而未知所欲言者何邪

○王莽之臣嚴尤爲傑其諫伐匈奴尉安濊貊莽皆不聽昆陽之戰尤謂王邑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宛敗昆陽自服及圍城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以怖宛下邑皆不聽使莽與邑盡用其策事未可知也後劉望稱皇帝尤爲大司馬竟與望同死夫人

處亂世托身失所喆愚偕亡

○漢兵攻武關莽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哭以厭之莽乃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朝夕會哭甚悲衆者除爲郎噫其泣矣何補於亡

○郅惲字君章明天文知漢復興上書新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大怒繫踰冬赦出按惲說盗以禮義令無穿窬可謂迂矣與馮衍說廉丹同意而惲尤難抑疾走料虎頭得脫虎口猶爲近古矣

○道士西門君惠謂王涉曰讖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遂與劉秀董忠謀刼莽降漢事覺莽以新馬劒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一坎埋之秀涉自殺以骨肉大臣惡其內潰隱其誅按涉莽族也及莽將敗曰新都哀侯少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莽非我家子也所謂親戚畔之惡不爲不虗已

○王郎起郡縣皆叛光武兵弱勢孤成敗不可知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恐宗族懷貳意燒廬舍其忠盛河北既定更始令蕭王罷兵耿弇請歸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復用

兵何為命曰王師雖平天下兵革乃始耳銅馬赤眉數十輩輩各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見李明

○讖緯之學自漢興已有甄豐平當房甘忠可睢弘夏賀良等俱以術殺身新莽亦王況謂李焉漢家復興李氏為輔李守謂子通劉氏當興李氏為輔皆以覆其宗前知之術果何益哉若王莽用符命篡國卒貽腐身之禍明者可以鑑矣而光武又篤好之欲以僞六經何歟莽以符命用令史王興賣餅王盛為公封侯光武以赤伏符用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以讖文欲用孫咸為大司馬以衆不悅而止惑矣

○吳漢大掠成都光武怒譴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
一朝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仰視天俯視地觀放
麑啜羹之二者孰仁按陳伯玉詩樂羊為魏將食子以
殉功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意蓋本此
○張卬議立更始拔劍擊地曰今日之議不得有二
衆皆從之更始將敗卬與諸將議掠長安復入湖池
為盜更始怒卬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
刼更始事露與更始戰降赤眉連兵攻長安其後使謝
祿縊殺更始東漢末趙韙聞益州有天子氣棄官隨
劉焉入蜀其後叛攻劉璋蓋小人乘時邀利初非以

忠義舉事故前後乖亂如此
○更始入長樂宮升前殿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赤眉入長安臘日設樂大會群臣辯鬪兵衆斬關踰宮掠酒肉互相殺傷群盜滑亂安得不敗
○式侯恭盆子之兄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更始出走從更始於渭濱赤眉將殺更始恭爲請不得拔劒欲自刎樊崇遽止之及更始爲謝祿所殺恭收葬其尸後恭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之可謂有始終者
○竇融私謂兄弟曰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

精兵萬騎一朝緩急足以自固此遺種處也因趙萌
求為屬國都尉安輯河西光武既定天下乃入朝張
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求為涼州刺史
傳祚累世專意事晉不唯地勢險固亦以忠順獲全
不然則西蜀地形險於河西而劉焉闢益州有天子
氣求為益州牧陰圖異計掩殺漢使作乘輿車至其
子璋乃敗盖逆順之報也
○鄧禹久不進兵光武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
長安吏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盖以仁
暴而言猶孟子之對舉舜跖

○光武報隗囂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約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接帝之手書謙遜徙欲以開布大信招徠反側然而小人之性樂禍而好叛自非上德固當攝之以威蓋桀驁之氣難降輕慢之心易生故光武之巽辭諭囂未若高帝之慢侮黥布神尭之推奬李密未若太宗之逆折建德

○陳平受諸將金高祖用之不疑或譖馬援載明珠文犀光武怒量固有大小也漢武帝以李廣利萬里征伐不錄其過宋文帝以劉真道裴方明破仇池匿金寶善馬下獄死御將之術不同如此

○張侯曰自始合矢貫余手及肘余折而御左輪朱殷耿弇與張步戰飛矢中股以佩刀折之來歙爲蜀人所刺自書表投筆抽刃而絶河南王吐延被姜聦所刺不抽劒召其將托其子然後抽刃乃絶蓋矢刃既拔血射創孔應時暈絶故耳

○丞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戰不勝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怒謂曰步有何罪而君見攻之甚閎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跪謝宴飮令閎掌郡事蓋閎言理直能服暴強

○推誠感人亦古今不同光武時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賊太守銚期謂熊曰為吏儻不君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陸不勝感愧自殺以謝期魏房貙兵敗奔梁與左右割臂為盟帳下都督馮紹隆素為貙所信謂曰方同契濶宜更割心前血以盟貙大集部下將會令紹隆割之紹隆因推刃殺之

○伏隆為張步所執間使上書曰臣奉使無狀受執兇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頤以時進兵無以臣為念臣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沒身寇手以

父母兄弟長累陛下帝得奏流涕以示其父湛歩竟
殺隆家哉
○王翦伐楚多請美田宅以始皇恒中不信也蕭何守關中買田宅自汚以高帝見疑得民也獨吳漢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讓還之於此見光武保全功臣有以也若趙括之買利便田宅田蚡之田園極膏腴又不足道矣
○成帝幄坐屏風畫殷紂醉踞妲己班伯曰書言紂聽婦人之言何至踞肆於朝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漸皆

源於此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光武御坐屏風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命撤之二人俱從容諷諫能格君心

○隗囂自關中復歸天水遣兵佐馮異有功公孫述授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囂斬其使出兵擊之遣子恂入侍其始意非不忠純忽生異圖臣公孫述敗死西域李密以數萬衆歸唐知太宗之為英主而遷為叛計為盛彥師所斬所謂禍至神惑運去智昏

○隗囂奔西城困逼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為隗

王城守者必死無異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
遂自刎可謂烈士矣能得其死而無補於已韓子曰
得一士而可王殆未盡然
○建武之元天地重開威德所加僭偽既平更始而
敗盆子而敗定安公而敗諸劉之稱帝稱王者舉皆
無成愚夫庸人亦當知天命之所歸矣唯盧芳張步
隗囂寧臣於劉永匈奴公孫述而不肯專意於洛陽
既降復叛以至於死已何歟
○侯霸辟閔仲叔既至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
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遂投劾

而去王導辟王述既至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二人意同而仲叔去懷祖不去此其異也

○鮑永為更始安輯河東以馮衍為立漢將軍扞衛并土更始敗帝遣褚太伯徵永永起不肯從收繫太伯後審知更始已乃發喪出褚太伯罷兵詣河內帝問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衆幸富貴故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為司隸校尉行縣路經更始墓哀哭而去帝意不平賴張湛救解帝於是乎不弘矣

○馬援以梁松譖構得罪藁葬城西雲陽令朱勃上

書畧曰故伏波將軍馬援誅鋤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
阯妻子生訣間復南討師已有業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三
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
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不聞其毀家
屬杜門葬不歸墓死者不得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
竊傷之帝意乃稍解君臣之際可謂難矣
○或言文帝過儉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
南頓父老請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
復一日安可遠期十年爲人君者宜常存此心

○呂后王諸呂王陵稱病至死不起周昌爲趙相以
趙王爲呂后所酖謝病不朝三歲死景帝廢栗太子
竇嬰爭不能得屏居南山光武廢郭后太子太傅張
湛稱病不朝帝欲以爲司徒固稱疾篤不任朝事古
人守節不爲如此

○始文帝感張釋之石槨之對制令薄葬赤眉時獨
免發掘故光武詔曰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述遵孝
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斯言信矣然霸
陵至晉愍帝時爲盜所發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
實內府豈漢制猶以爲薄歟歷代陵寢舉無完者惟

唐乾陵高宗所塋武則天祔爲温韜將發掘風雨不可近至今獨全亦不可知之理矣

○光武崩大尉趙熹典喪事時舊典不存太子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無別熹横劒殿階扶下諸王就邸朝鋪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明帝崩馬氏兄弟爭入宮衛士令楊仁披甲持戟嚴勑門衛人莫敢輕進魏武薨羣臣就哭無復行列司馬孚厲聲曰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立嗣君以鎮萬國乃罷群臣備禁衛治喪事魏宣武喪廣平王懷入臨欲上太極殿衆愕然崔光攘衰振杖聲色甚厲懷聲淚

俱止處危疑之際能使殿陛肅然古人力量可見

○蕭何之後嗣侯允五絶高后文景武宣之世紹封者五成帝詔封何六世孫喜為鄭侯明帝幸長安以中牢祠蕭何霍光章帝封蕭何末孫熊為鄭侯和帝詔求蕭何後紹其封邑太史公曰淮陰黥布皆以誅夷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后聲施後世豈不卓哉

○王莽子臨予書其母曰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適復三十恐一朝不保謀殺莽莽覺而死廣陵王荊謂相者曰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荊自殺石慶曰專生惡子年踰二十

輒欲殺父謂遂與宣也人之為惡豈係於年也

○高帝使張良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與陛下遇於留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留光武封功臣諸將皆占美縣丁綝獨曰能薄功微得鄉亭侯足矣封新安鄉侯功名之際見利能讓晏嬰之辭邶殿叔敖之請寢丘是以儷美於前後綝子鴻讓國而逃不負家訓

○東平王蒼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

東平王蒼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按東平王腰大十圍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好教化選弟子開敏者司馬相如等詣京師受業起學宮於成都市中巴蜀好儒雅文翁之教也後齊西漢末為益州太守訓農治兵降集群夷公孫述時據險固守蜀平封成義侯二文俱治蜀有功文翁名黨

○人君引過責躬難矣成湯六責桑繆作誓過是蓋寥寥矣如後主之安自菲薄塞忠諫之路興元之下詔罪己由掌制之臣皆不足以語此獨武帝詔曰朕

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令百姓愁苦不可追悔明帝詔曰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輕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俱言發於誠衆善之集豈有既哉

○廣陵王荊以二月自殺國除至閏四月明帝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自奏塤箎以娛衆賓矣廣陵之死亂言自取然友于之情當切於中塤箎之奏寧無浼顏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作常棣實在鹿鳴什中此性情之正也玄宗三子同日死大理奏鵲巢庭樹詒與此同科

○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公善塤蘇公善篪記者以爲作誤矣愚按詩何人斯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言其平日相親厚酬酢之意而已世本固誤古史亦失之蓋出於傅會耳大塤爲嘂音叫

○第五倫上疏言衛尉馬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日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史稱馬后裁抑外家繼其歲用以愧其心而外戚富橫如此

○前霍後竇外戚專恣家奴馮子都王子方蔡宮等憑藉縱橫公卿折氣其敗宜矣班固爲竇氏賓客固奴席勢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收固死獄中孟堅以文學儒林湛沒勢利名顈位仆非不幸也

○耿恭受圍二歲單于必欲降之益兵圍守恭煮鎧弩食筋革士卒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及范羌以軍來迎出踈勒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亡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恭信忠烈善守城亦見爾時匈奴短於攻取非如後世夷虜之強猾也

○宣帝犆徵諸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上稱制臨決

章帝詔太常令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唐太宗命孔穎達撰定五經謂之五經正義今十三經注疏蓋取此

○韋賢卒次子玄成嗣封陽狂不應侍郎章上疏言聖主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詔勿劾引拜丁綝卒子鴻讓國於弟盛裹經廬墓逃去其友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絶父不滅之祀可乎鴻垂涕就國按克讓誠爲美事然以私義而壞國之常典過矣

○建初中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令丙箠長短有數從者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傷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漢法雖曰嚴酷所謂榜笞立最為輕刑可見始初立制之寬矣

○宋暉爭均輸煮鹽非宜帝發怒切責暉自繫獄詔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稱病篤不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曰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得在樞機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但待死期遂閉口不言帝意解若朱文季者可謂蹇直自遂

○始東平獻王以驃騎大將軍歸國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遂爲王家大夫事祖及孫帝章東平聞之引見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擢爲議郎嗚呼前王不忘可謂盛德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朝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爲桓吏士奔走道路至空城郭遂家家立祠彼恣肆貪虐失邊和生事疆域獨何人哉

○班超遣掾甘英窮西海前世所不至及安息西界臨大海欲度船人曰海水廣大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皆齎三歲粮海中善使人
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乃還疑其人誑之耳
○班超上書乞歸其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
侮老超萬里歸誠自陳苦志延頸踰望未蒙省録妾
聞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故敢觸死匄超餘年一得生
還復見闕庭上感其言徵超還八月至京師九月卒
○和帝爲漢中主不在七制之列而亦有聽言之德
帝幸章陵大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不宜
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
會得卿奏臨漢田輿

○漢相致仕前韋賢後劉愷四百年間唯此二人爵祿之辭其難久矣蓋漢大臣以奉職為重故近於貪冒多蹈禍而在公則盡節宋大臣以名義為重故專於退讓免刑戮而國事則不競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羗上書言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交阯七郡獻生龍眼鳥驚風發南州炎熱惡虫猛獸不絕此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上勑太官勿復受獻後鄧后臨朝詔曰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欝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夭折生長自今須

時乃上其約損耆欲愛養民力猶有先王之政

○洛陽令王渙外行猛政內懷慈仁京師以為神及卒以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設祭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京為吏卒所掠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洛陽民為立祠絃歌而薦之為洛陽令而使弘農懷德可謂異政

○鄧后臨朝勤勞庶政以救海內嘉言善政史不絕書然而日食地震地坼山崩大風大水雨雹灾異甚多亦史不絕書蓋以陰當陽雖善亦變

○杜根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鄧太后大怒以縑

囊撲殺之既而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詐死三日目
中生蛆因得逃竄及后崩御詰公車拜侍御史唐蘇
安恒再上書武后請歸政中宗至以鍾鳴漏盡為戒
而武后不之罪以鄧后之賢而虐殺言者惜哉
○創業之君當慎作法高帝欲廢太子景帝遂廢栗
太子光武廢太子彊章帝廢太子慶曰大義滅親況
降退乎故李泌諫德宗欲廢太子上曰太宗玄宗何
以不已盖以易樹儲嗣為戒耳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援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
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曜嘉叶圖徵也孝
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曜
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
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以對經而言故曰緯
○獎奚本傳帝謂奚朕能生君殺君貴君賤君富君
貧君何以徵朕奚曰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陛下
爲能生臣爲能殺臣見暴君如仇讐不肯立其朝可
得以貴乎在環堵之中晏然自得可得以賤乎非禮
之祿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焉得以富臣

焉得以貧臣累君是奚之自立亦可謂奇節不當有
張指之譏矣本傳所載似出於說者之夸矣是時帝
年十三能崇儒下士蓋東京家法自光武啓迪然耳
○梁冀弑質帝矣死清河王蒜詹殺李固杜喬他不
足言也剌呂放陷張綱黜皇甫規戮崔琦害亞龜酖
吳樹斬侯猛族耿承逮种暠賊胡武誣士孫奮毋以
守藏婢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收殺奮兄弟罪
馬融田明過謁不疑融徙明死郝絜奏書冀門仰藥
自殺袁著詣闕上書僞死捕誅即此怨日積也及殺
陳授邴尊帝乃發怒誅之所謂凶于而國害于而家

○群小恭梁冀旨飛章誣李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後冀誣固喬通妖賊劉鮪馮融為作章表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群小不足責馬季長豈不汚聖廉耶

○質帝崩將議立嗣李固與胡廣趙戒遺梁冀書曰遠尋前代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詢群議盖以大臣與國休戚立帝大事宜無不知故以廣戒之委靡亦同固議自固喬之死所謂定策禁中者惟母后外戚援立幼弱而已至唐則

又享出於宦寺而大臣定策之義遂廢前漢昌邑之
廢丙吉以小臣奏記霍光稱述曾孫勸决大策霍光
又用其言請立爲帝誠後世所無
○固喬暴尸四衢固弟子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
秉鈇鑕乞収固尸與董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
曰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故
掾楊匡號泣星行著故赤幘託爲亭吏守護尸喪上
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三人行義俱激厲頹俗
○大長秋良賀清儉退約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曰
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通

亡賴者商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擧者匪柴伊辱即司馬遷所謂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者東漢刑餘乃有此人

○始河間王翼義容儀鄧太后奇之嗣爲平原王留京師太后崩王聖等誣鄧氏謀立平原王貶鄉侯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其子志入立爲桓帝假令翼得爲漢嗣終當有桓帝之顚覆也

○鍾瑾有退讓風其外祖李脩嘗謂孫膺曰瑾有我家性膺謂瑾曰孟子言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太無皂白邪瑾以白叔父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

盛故得然乎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按元禮竟以風裁掇禍良以此也

○劉陶上書曰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未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慼於朝野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其言痛切次骨

○盜賊亦有古今之異韓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姜肱與弟季江爲盜所刼兄弟爭死盜兩釋

之就精廬叩頭謝罪盜牛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之所謂盜賊亦有禮義若後世則殺越攻刼而已矣

○祖有功宗有德不可改也西漢唯高祖太宗世宗中宗四君而已王莽尊元帝為高宗成帝為統宗平帝為元宗尋罷至東漢光武稱世祖其下明帝稱顯宗章帝稱肅宗和帝稱穆宗安帝稱恭宗順帝稱敬宗桓帝稱威宗初平中以蔡邕言和帝以下悉省宗號是後若唐若宋若明無不宗者矣魏獻時有司請操為太祖丕為高祖叡為烈祖時叡方在位也下逮

南北朝及明世継世而稱祖者不止一二謬亦甚矣以貞觀之烈慶曆之治而不稱祖為合宜矣

○東漢名人寃死者前後有三李杜李固杜喬以立帝忤梁冀李雲杜衆以直言觸上怒李膺杜密以清議激宦官驕者就戮蓋自安桓以後士之有清名為衆論者多不得自保迹漢衰亡之徵所由来久矣

○張奐免官禁錮皇甫規為度遼將軍上書薦奐才略宜正元帥臣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夫讓者禮之善物也皇甫威明於是乎能賢矣以張奐為才而上之已為之下而無猜焉舉賢以利國忠也乎

讓以自廢仁也晉文公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悼公使士匄將中軍讓於伯游而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刑善也夫於皇甫威明亦云

○漢成帝以議立辟雍謚成桓帝以任張與段熲討叛羌謚桓廟曰威宗非名也

○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

既立觀視模寫者日千餘乘塡塞街陌唐文宗詔鄭
覃創立石壁九經字體乖法名儒無就見者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然明一言而善叔向芻
寺以上可謂難矣郭泰識孟敏於墮甑蔡茅容於危
坐甄魏德公於作粥拜仇季智於留宿漢求名士人
倫鑑識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非後世可及
○梁王立犯法有司發與姑無事谷永上疏曰梁王
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
指獨以偏辭成罪非所以爲公族隱諱也宜及王辭
不服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

得治親之道勃海王悝僭傲不法史弼上疏言勃海王内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乞露臣章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二人俱善處骨肉

○文帝尚黄老師道德經初無立祠薦享之典至桓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文罽飾壇淳金釦器用郊天樂明帝立胡神求佛經初無脩齋供養之文至桓帝置浮屠祠禁中躬自禱祠

○成帝時成都侯商穿長安城引澧水注第中大陂

以行船東漢末宦官恣肆辜榷縱橫盜取御水以作漁釣其僭竊已甚未幾國亡

○陳蕃上疏曰盜賊在外四肢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起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蓄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愧失其先業況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其言懇迫人君宜書屏扆朝夕以爲戒

○襄楷上疏曰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

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竹栢葉枯臣聞之師栢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又曰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又曰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按桓帝明年崩無嗣解瀆亭侯立三世至獻帝亡國蓋楷兼占驗政事而言故其應如此

○自三代之盛以禮樂射御造士故將相文武初無二致時平則坐閣論道有事則常服臨戎見於詩書傳記可考也漢興丞相太尉官更迭拜置黃霸爲史高可太尉宣帝曰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蕭

望之射策甲科而爲前將軍故曰吾嘗備位將相李膺儒林領袖而爲烏桓校尉度遼將軍故應奉曰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張奐軍中典弟子講誦盧植海內儒宗擊破黃巾下逮唐初亦然太宗謂長孫無忌攻戰非所長而猶令追擊突厥至天寶以後兵革滋蔓文吏憚於戎行武人專事弓刀兜鍪搢紳判作二塗治文墨者闇金鼓而懾貔貅旄鉞者見揖讓而汗顏世方無事視干戈爲兒戲一有緩急廟堂動輒失圖國家存亡擧委之奴僕常材椎埋賤品才弱敵彊則賣降恐後哥舒翰陷賊是已材

雄勢大則叛亂相繼朱全忠李嗣源是已皆由於所
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為天下計者宜深長思也
○氐羌之患始於宣帝盛於東漢有甚於匈奴之桀
段熲曰先零作冦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其意以綏納為非撲
討為務䪪破射虎谷幾無遺類然至魏晋之間更益
繁滋散處中土稱帝圖王豈一氣所生不可殄盡歟
○范滂與母辭訣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
君歸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
增戚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憾既有令

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千載下
令人隕涕況當時行路乎滂父顯爲龍舒侯相滂謂
毋爲大人

○張鈞上書言張角作亂皆由十常侍宜懸頭南郊
以謝百姓宦官誣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劉陶上書
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曰張角事發示
以威恩各各改悔四方安靜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
疑與賊通收陶下北寺獄閉氣而死帝謂張常侍是
我公趙常侍是我母處此世者唯當儉德避難

○靈帝建寧二年青蛇見御座上光和元年黑氣墮

溫德殿庭長十餘丈如龍青蛇見玉堂後殿梁元帝承聖中黑氣如龍見殿内宋徽宗政和中黑眚見禁中俱亡國之徵

○東漢之興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益以李通王常竇融卓茂為三十二人其亡也鴻都文學任芝樂松江覽梁鵠等三十二人亦圖像立贊

○昌邑王見白犬冠方山冠龔遂曰天戒左右盡冠狗也自天狗人也靈帝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人自狗也高緯狗馬有儀同郡君之號夷狄本犬戎也

○冀州崔氏世著名德至崔烈為寔從兄其拜司徒

年亦老矣程夫人者猶知不可與子嬿銅臭者名均
郎州平之凡也烈後爲李傕所殺
○蹇碩爲上軍校尉大將軍亦領屬而漢亡童貫爲
太師河北宣撫使致遣諸將皆屬而宋亡
○常侍東都之季宦官煽動四方而孫程等十九侯
免官發遣蘇康管霸應時誅殄侯覽王甫亦被戮死
王法有時而行及觀曹節見王甫磔尸慨然抆淚曰
吾輩自可相食而使犬舐汁乎蓋權任爭奪間相排
擠則有之而國家三尺不得輒行於北寺故賓武將
收鄭颯曹節先用山氷陽球捕王甫衣赦亦藉勢於

徐璜猶以蠻夷攻蠻夷也

○古無諫官人皆可言有執藝之諫不匡之刑尚矣自漢雖置諫官布衣疏遠亦無出位之嫌盛明之朝言路固當無壅至於庸辟以規為瑱而草茅之言有時而無阻故槐里令朱雲請劒誅佞臣南昌尉梅福譏切王氏廣漢上計掾段恭論太尉龐參盡忠受枉汝南郭亮陳留楊匡乞收葬李固杜喬太學生劉陶上議罷鑄大錢白馬令李雲至言帝不欲諦平原襄楷至云不出二年天子當之其言或從或否或死或免然而不為堂陛所隔近習所辱得徹於黈纊亦異

於後世矣

○丞相王嘉繫獄謂獄吏曰賢孔光何武而不能進惡董賢父子而不能退罪當死哀帝聞嘉言用孔光何武陸續就考對食悲泣曰母來不得見使者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聞明帝乃赦出交趾刺史張磐為度尚所誣下廷尉會赦見原不肯出獄曰磐實不辜赦無所除乞徵尚面對曲直尚若不徵埋骨牢檻終不虛出廷尉以聞桓帝詔徵尚辭窮受罪零陵太守楊琁為趙覬所誣噬臂出血書衣為章潛令親屬上之靈帝

詔原琁罪覬狄仁傑為来俊臣羅告書寃狀置綿衣中授家人去其綿其子光遠持之告變武后召見赦出夫犴獄之威性命造次而抱寃積直白見有路亦斯人之幸也秦時李斯從獄中上書趙高屛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後世刑獄之嚴豈出於此歟

○竇武白太后急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來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何進白太后盡罷中常侍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事乎武與進據父兄之勢舉事陳請宜無不成而不及旋踵為宦官所魚肉國

随以亡良由浅謀遲決反受其亂痛哉且中官盤結宮省根蒂已固密謀深計猶懼不克竇武白太后頗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知臣疾之可謂踈矣

○桓帝問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對曰為漢中主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靈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延對婉而正奇對諷而譏桓帝曰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以延為五官中郎將靈帝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當致大鳥矣靈帝又不及桓帝

○岑晊亡命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相時之

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黨吾不能奮戈相對反
可容隱乎張儉亡命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夏馥
歎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
生為東京人士風節自勵而逃天違難蔑義每生惡
得為賢

○漢人以挫辱為大僇視死為輕自賈誼之言如此
故大臣聞命而自弛未嘗頸盭而加也蕭望之召致
廷尉字謂朱雲曰游趣和藥來毋久留我死飲酖自
殺唯丞相王嘉召詣廷尉掾史涕泣和藥進曰將相
不對理陳寃嘉曰丞相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

萬衆何謂咀藥而死遂裝出歸葬受詔棄小車去蓋
不冠詣獄不食嘔血死其後虞詡按中常侍張防弄
權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
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喑嗚自殺是非誰辨王允恃
宦官下獄楊賜使謂曰君以月再徵張讓凶慝難量
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流涕奉藥而進允曰人
臣獲罪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投杯而
起其意與王嘉同
○陳蕃子逸亡命冀州術士襄楷曰天文不利黃門
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與刺史王芬謀起兵廢靈帝景

而敗逃後為劉虞掾公孫瓚斬劉虞於薊市逃與孫謹張瓚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父子俱死非辜泉哉唐甘露之變王涯之孫羽賈餗之子庠韓約之子茂實王璠之子遲亡歸河北劉從諫撫養之後并為郭誼所殺豈以覆巢之卵理當滅絕故耶

○袁氏賢良轅固之後楊氏赤泉侯喜之後其子孫始盛於東漢恭世三公富貴異於宂族而袁氏至漢末為董卓所殺尺口不免紹之三子與術又見滅於曹操楊氏居華陰者元魏末為爾朱世隆所夷惟遵彥免後為高演所殺隋氏既滅其孫慎矜等至天寶

末幷誅可見盛衰之極矣

○何進召四方猛將曹操以爲紛紛召外兵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陳琳亦曰將軍揔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秪爲亂階其先見敗徵至晰

○董卓議欲廢少帝袁紹爭不可卓按劒叱紹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横刀長揖逕出奔冀州安氏㶚按劒横刀字便有生色

○董卓會議廢立百僚震動盧植獨爭之卓大怒將殺植蔡邕彭伯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卓但免官植歸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及帝廢隗解帝璽綬然卒不免闔門之戮嗟夫觸死而不死求全而不全是以君子寧守道而俟命

○關東諸將率曰利參便封殖自濟唯孫堅銳意進兵收復園陵爲董卓所深忌但被曹寅文檄襲殺王叡受袁術指使擊劉表竟爲黃祖所射死非不幸也

○王允遭危難之會夾輔以主誅鋤賊臣王室賴之既誅董卓呂布欲盡殺部曲則允曰此輩無罪士孫

瑞請赦部曲則允曰若名之惡逆而赦之適使自起
李傕等遣使求赦則允曰一歲不可再赦或謂以皇
甫嵩就領其衆則允曰關東義兵皆吾徒也豈可使
有起國家由是失反側之心禍亂復作身死國亡豈
非以剛稜傲亢欠弘裕容物之量故歟允兄子凌有
允之志謀誅彊臣無允之才事亦成而敗厭欽之請
其餘亦甚矣

○西漢丞相自陳平後只置一人故父子入相者惟
周勃亞夫韋賢玄成及平當晏而晏實爲王莽相東
漢置三公故父子兄弟入相者多袁氏五公楊氏四

公並門戶昌盛若宋弘姪由劉矩弟光李郃子固伏湛孫蒸劉琦子寬黃瓊孫琬王龔子暢許訓子相姪靖劉愷子茂种暠子拂曹嵩子操並入相盛矣此外恭世為達官有盛名者甚多時世族脩飭名行故歟

○東漢人名皆用一字故同名者多姑舉同名而入相者竇融牟融鄧彪楊彪趙熹劉熹伏恭丁恭魯恭李郃劉郃許馘孟馘盛允王允桓虞劉虞陳寵劉寵朱寵馮勤尹勤夏勤韓歆張歆施延虞延張溫趙溫王卓董卓曹嵩皇甫嵩

○三國人材前後最盛而魏晉虛偽之風已胎於時

孔融高談清教辭氣可玩張磔綱羅目理甚踈焦和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覲刑政賞罰淆亂張邈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伷清談高論不曉軍旅韓馥以冀州讓袁紹華歆以豫章迎孫策俱乏實用才具耳

○下邳相笮融大起浮屠祠誦佛經招致好佛者五千餘户每浴佛設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爲劉繇所敗死交州刺史張津好鬼神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爲區景所殺老佛之學雖精無益況於糜其糟粕求濟其姦貪者乎笮融張津漢末同時人

○袁氏與曹氏相距着着皆誤紹違沮授許攸操納

荀彧荀攸得失已形而至許攸張郃背袁歸曹則勝負判矣及其既決操則焚紹文書以安衆心紹乃殺田豐欲以釋慙其得免於身幸矣

○陶謙疾篤謂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備曰袁公路四世五公君可以州與之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使君不見聽許登亦不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按冢中枯骨即指四世五公也

○田疇有古人之節古人之才弱冠爲劉虞致命帝

廷直辭正義不挫於公孫瓚北歸無終掃地而盟曰
君仇未報不可以立於世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
地躬耕以養父母從者五千餘家為約束八十餘條
北邊服其誠信後為曹操穿盧龍舊塞伐蹋頓有功
當封疇曰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固讓不受至
以死自誓其樹立如此而事業卒無表見何也

㊀荀悅作申鑒有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
形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
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可謂善言治道

○樊稠追韓遂遂敗走謂稠曰所爭者非私忿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語良久而別李傕兄子李利告傕傕怒殺稠會操拒馬超韓遂問策於賈詡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與遂交馬語移時但話舊故拊手歡笑旣罷超問遂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疑之乃敗犇按孟德之誤韓遂即韓遂之誤樊稠也遂旣以此誤稠而不知孟德以此誤已其故何也燕封奕與逢約鄉里屛騎卒單馬交語奕給使張安突前持馬鞚至營慕容儁以約被誘遇獲更其名釣此又似戲

○張超在雍丘為曹操所圍曰唯臧洪救吾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請兵赴難袁紹不許張超自殺洪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洪令陳琳諭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盖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舊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紹知無降意增兵急攻洪呼將士吏民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與此

禍皆泣曰明府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府君去也城陷生執不屈殺之邑人陳容在紹座謂紹曰將軍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出容顧曰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坐皆歎息竊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蓋東漢人於郡將有君臣之分故為之殺身不顧如此

○劉備初起未知名聞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則喜徐州以後敗奔者亦屢矣而孟德許以英雄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歸劉表表自出郊迎待以上賓禮奔江陵則曹公輕騎日夜追之在成都則不敢襲

擊臨漢中則亟還長安盖有以服奸雄之心者矣
○東京名士慕清議而遺實用是以立功立事多敗
少成或勸劉繇用太史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
許子將不當笑我邪子將所取據此可知劉景升乎
世三公曾孟德亂世奸雄算其所就優劣可知
○周瑜勸孫權徙備置吳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
娛耳目公瑾未免忌克魯肅謂宜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所見甚正而權稱呂蒙圖取關羽勝於子敬亦偏
言也且先主志奮興復狼狽不渝宣美女宮室所可
豢也呂溫詩曰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誠然

○鄧禹初見光武首言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其見卓矣魯肅始見孫權便及帝王大略曰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勦除黃祖進攻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與諸葛武侯初見昭烈首言三分鼎足所見略同

○曹操擧魏种孝廉兗州叛操曰唯魏种不棄孤及聞种走怒曰不北走胡南走越不汝置也後攻射犬生擒种操曰唯其才也以為河內太守劉備奔江南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曹操備深以為恨

巳後依劉璋及備破成都得巳大喜慶之顯任王霸
之君置縂錄才猶小白之任管仲重耳之用寺人披
○初徐翕毛暉叛曹操降臧霸及吕布敗操令霸送
二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生全
之恩不敢違命王霸之君可以義告操歎曰此古人
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以翕暉為郡守按安陵
人縮高之子為秦守管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縮
高辭信陵君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縮高曰信
陵君悍猛而自用其辭反必為國禍之使者舍刎頸
信陵君縞素辟舍曹操之弘非優於信陵獨恨安陵

之辭未達於刎頸之前也
○沮授說袁紹曰朝廷播越宗廟殘敗今州域粗安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嘉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天子於義爲得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曹操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今鑾駕旋軫舊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也民懷感舊之哀奉主上以從人望大

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西迎天子沮授荀彧所見同本初孟德聽用不同

○漢世掾史爲主帥郡將捐軀扞難猶人臣爲君父立義故平居砥厲臨亂投赴表見奇節史不絕書楊羲山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視息於天下當時之人以是自勉風俗安得不厚氣節安得不立江左以後風教陵夷又制罷官後屬吏不得追敬而世道日偷死難之臣益鮮矣

○漢末前太尉曹嵩避亂過徐州輜重百餘兩陶謙

別將利其財寶殺之華貴閻唐末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彦禎之子從訓伏卒於高雞泊圍而殺之掠其資裝侍妾此可為藩身誨盜者之戒

○先主與夏侯惇相距一朝燒屯去惇追之李典曰賊必有伏不可追也惇不從果入伏裏大敗後征吳遣吳班於平地立營吳將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行引伏兵八千自谷中出蓋當用破惇故智而瞞不過伯言

○劉表遺書譚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

悪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若迭而不反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後表以琮為嗣出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琦欲因喪作亂琮以州降操無異譚尚之敗蓋景升於袁氏徒知其失不以為鑑

○公孫述稱帝自號成家袁術稱帝自號仲家李茂貞以國弱不敢僭號而其妻稱皇后寵勳作亂以其父舉直為大司馬俱僭亂無章

○袁術僭號故兗州刺史金尚抗節而死其子暐起

兵討曹操不克而死袁淑諫元凶弑逆爲所殺兄子粲討蕭道成事敗而死許善心死義於隋末其曾孫遠死節於睢陽可謂義門

○當陽之敗趙雲抱劉禪與先主會先主入蜀孫權以船迎妹夫人欲將禪還吳趙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禪還按雲終始保護後主以延漢祚而不得入功臣廟何哉

○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黃權謂劉璋曰劉左將軍有驍名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兩人所見同

○曹操幼子倉舒卒時邴原女早亡欲與倉舒合葬原以嫁殤非禮辭至其孫叡愛女淑卒追贈平原懿公主取甄后從孫黃合葬置後襲爵蓋操之失啓之

○郗慮與孔融有隙承操風旨搆成其罪操殺伏后慮以御史大夫與華歆入宮收后其曾孫超勸桓温廢海西公蓋世濟其惡

○吳漢與劉尚為營相去三十里光武讓漢曰比勅公千端萬緒何意臨事勃亂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若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鄧隆

討彭寵帝讀檄怒曰營相去百里豈得相及北軍必敗矣魏文帝謂昭烈征吳置營七百里包原隰險阻而為陣者為敵禽也按兵者好合惡離曹操置都督類皆近州亦以此也

○王莽女為孝平后曹操女為獻帝后高歡女為敬宗后楊堅女為天元后李知誥女為楊璉妃所謂孤媚而取天下也

○吳蜀爭荊州魯肅謂關羽曰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旅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不愛土地使有庇蔭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

於西州又欲剪并荊土凡夫所不忍穢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按子敬之言直冝雲長無辭以答也

○涑水公以昭烈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故不敢以光武元帝為比紹漢氏之遺統按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世居涿郡遭亂起兵以圖興復開壃庸蜀紹祖宗之絶統元帝石文之讖雖不可據以為牛氏琅邪之系出於宣王元帝之於懷愍已非近屬涑水公乃欲退昭烈而進元帝安得為公論乎

讀史隨筆卷之二